

教觀並傳，廣開圓鏡智 禪淨雙修，同入大覺海

郭慧謙

轉眼皈依及受五戒已有年餘。聖慧與弘傳二位師父囑我在師父上人華誕之際，作文誌之。慧謙一則以喜，自忖慧淺德疏，而得遇明師大善知識之如師父上人者，三生之幸，全賴三寶加被；一則以憂，慚愧福薄障深，未能常蒙訓於師父上人座前，猶空入寶山。雖無以報於萬一，自當記述皈依前後及受教於師父座前之因緣，以表感念佛恩師恩之寸心。

家中自曾祖輩即信仰基督教，而我自幼耳濡目染，信之也篤。及至初中，由所閱基督教書籍中，頗感基督教排他性極重，尤視天主教為大異端，抨擊甚烈。因而決定要親自了解天主教，是否

真如基督教所宣傳之不堪。因此經過一年研究與觀察，感覺天主教較之基督教，心胸實更為寬廣，教理深具兼容性，更為高超。即在天主堂學習教理一年後，在上海徐家匯主教座堂受洗，成為天主教徒。至於家人長輩，則從未阻攔。而我如此一信，便是二十餘年，期間結識多位教中好友，亦多有感應事蹟，不一而足。

然而，信仰過程中，雖閱讀教中經史頗多，而常有疑問，卻未有圓滿答案，我唯有說服自己勿自尋煩惱，況且耶穌也未曾虧待於我，儘管信下去便是。抱著這般心情，又過數載。終於兩年前，因一件搶劫殺人案而又疑海翻波，只是這次一瀉千里，勢難阻擋。兩位頗為虔誠的華人基督教徒遭遇劫匪，一死一傷。遇難者遺有一妻及三名未成年子女。好人遭逢不幸本屬平常，過往亦未深以為意，而此次我的不解連帶陳年疑問，一併翻攪出來。

因為此事讓我開始思考因果輪迴之可能性、人生痛苦何來、及天主是否主宰一切等等問題。一段時間閱讀與思考後，我終於深信必有輪迴，因果循環絲毫不爽，也唯有如此，世間一切現象方有一合理解釋。由於天主教和基督教均堅拒輪迴之說，因此我的立場已經與教會所持教導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。而佛教是主張輪迴因果最有力的宗教，我自然對佛教產生了濃厚興趣。後又經過大半年的閱讀、比較、與思考，我深覺無論從經典、教義、及實際修行度人的做法來看，佛教無論較之天主教，乃至世間任何其他宗教，更為高超，更為圓滿。只是要我不但在心理上承認這一點，還要在實際行動中跨出這一步，有如千鈞系於足下，所要割捨的不止有二、三十年的信仰、思維方式，甚至還有人情等顧慮。

當時我尤幻想尋得一條“中道”，在形式上既

不必完全脫離天主教會，又可同時接受和實行佛教之教導。記得一次試念“南無阿彌陀佛”六字聖號，我心中是何等矛盾；我想，我這麼做豈不就是“背教”嗎？我應該要念的是“南無耶穌基督”啊？然而良心又告訴我，佛教是智慧圓滿的宗教，我不應有顧慮。此時我可謂天人交戰，理智與感情各執一詞。也是因緣際會，其時賢靜老居士與我同在一處供職，我即告知我有意歸信佛教，而心中又頗矛盾。她便跟我提及她已皈依數十年的上智下海長老，為當今大善知識，囑我若有疑問，可拜訪請教。

我之前只耳聞師父上人的名號，未曾深入了解。於是有一日，我在網上嘗試聽師父的開示。冥冥安排實難思議。我所聽到的那一段，正是一名天主教教友，請教師父上人，說她很敬愛耶穌，瑪利亞，但是也很敬愛觀世音菩薩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

心想，這不就是我此時的心境嗎？師父回答很簡單：信仰與生身父母不同，父母無論好壞，都無法選擇，必然接受；而信仰則不同，曲直是非是可以選擇的。師父的答案很清楚了，並無一條“中道”可走。我於是決心必要皈依三寶；而明師可遇不可求，今聽聞師父上人法語，如醍醐灌頂，茅塞頓開，便決定要在智海長老座前受三皈。

如果數年前，有人跟我說我會轉信佛教，我會視之天方夜譚，滑天下之大稽。這種轉變，我無論如何都未曾料到。我已經是信仰基督教的家中的“叛逆”--唯一一個天主教徒，雖教派不同，尚同奉一神；如今卻又要轉信為佛教徒，與耶穌徹底分道揚鑣，家人自然頗為不解，但是又在道理上無法辯駁我，也唯有接受。兩位好友，因我信天主教的緣故，當時正在學習天主教教理，準備受洗入教。我在做出皈依佛教的決定後，即致電告知。我表示

將尊重他們的任何決定，但是我已決定離開天主教。好友極度震驚之餘，也當即表示將停止課程，願意多了解佛法。

在決定要皈依佛教之後數月間，連做夢都常想著皈依的事。在與聖慧和弘傳二位師父聯繫後，終於在二零一一年四月三日，我第一次跨進佛山寺般若講堂，平生第一次拜佛，可謂五味雜陳！我之前對佛教的直接接觸，只是幼年時，去過上海的龍華寺、玉佛寺，和蘇州的寒山寺、戒幢寺，不過參觀遊覽而已。而今日，身處佛堂，從感官來講，眼前所接觸的很陌生，所聞的香氣、所見的禮拜方式與天主堂迥異，我還禮拜被基督教視為偶像的佛菩薩；我不禁自問，我可想好了嗎？今日一遭，便不能再走回頭路了。想起當年耶穌大弟子伯多祿【彼得】對耶穌說，“主，唯你有永生的話，我們去投奔誰呢？”（若望【約翰】福音 6 章 68 節），可

惜伯多祿未曾遇到佛法。我此時心裡說，既然我知道基督宗教是不究竟的，我也認定三寶圓滿揭示了人生真理、擁有解脫生死的無上智慧，我還有什麼地方可去？我，一個天主教徒，要在前身是天主堂的佛山寺般若講堂，皈依三寶！

當日拜完佛懺後，便是提問時間，師父上人招呼大眾坐下。師父見我，知我新來，招呼我進前坐下，問我訪問緣由。見師父上人慈悲和顏，我所有的一點膽怯，都拋到爪哇國了。於是，我將個人經歷及希望皈依之前因後果，都向師父稟明。師父說，我信教二十多年還能歸信佛法，既是我宿世所值善根，又可見佛法度人之不可思議。師父又說了很多勉勵的話，又給了我很多法寶書籍，並定下一月後之浴佛法會授三皈依。那日，我唯有四字形容：法喜充滿！這種歡喜，並非通常感官上的愉悅，而是發自心底的喜樂，因為我找到了歸依處，

找到了明師，要正式由“基督中學”轉入“佛陀大學”了！一個月後浴佛法會禮畢，受三皈，師父上人賜法名“慧謙”，喜不自勝！當日我在記事簿寫下：法會及皈依一切圓滿，法喜充滿，從此不再做“旁聽生”。至此，也標誌著我一年多來對真理及信仰的探索終告圓滿落幕，不再是徬徨者，而是不但得聞難聞之佛法，而且是至心皈依的三寶弟子！

從此之後，我都盡量在週日前往恭聽師父上人講經。每次在聽經和提問時間都深蒙法益。到八月初，在各位師父和師兄鼓勵下，報名在地藏王菩薩聖誕法會後受五戒。但由於當日是週日，而我也即將開始在週日上班，所以決定要跟主管請假。師父上人、聖慧和弘傳師父都很慈悲，告知若請假不允，可另擇日受戒。我心也祈願佛菩薩慈悲，加被玉成。三寶慈悲，感應道交難思議！我尚未向主管提出請假要求，主管已通知我，因我初履職，開始

兩週之週日不必上班。因此得於地藏菩薩聖誕法會後，恭受五戒；而接下來之週日，則平生第一次受持八關齋戒。佛恩蕩蕩，師恩巍巍，銘感五內！

此後因為週日工作緣故，便未能再正常參與週日聽經及諸法會佛事，唯在極少有的機會，才能見到師父上人，及眾師父，師兄，實為一大憾事，足見我福德之薄、業障之深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也深感師父上人之關心與鼓勵。

從第一次見到師父至今，已有一年半，師父在我心中有四字可形容：慈悲、智慧。每次見到師父，師父都會很慈悲地問我有什麼不明白的佛法問題。在受五戒前，我曾因酒戒而請教師父，《梵網經》菩薩戒中列明“自身手過酒器與人飲酒者，五百世無手”。我今受五戒，若家中宴客飲酒，我雖不飲，但若親友長輩囑我倒酒，又當如何呢？師父回答，持居士五戒之酒戒，只須不自飲；若過嚴，

則與菩薩戒無異，受不同戒還是要有淺深之別。師父慈悲開示，令我少卻一份煩惱。

又一次，我問師父，如何說無情也有佛性。師父耐心引導我，正、了、緣三因佛性，其性週遍法界，不隔有情無情；又一切唯心造，諸法不離心性，所有山石草木等無情俱是由心性所變現，心性即佛性，在有情為佛性，在無情亦名法性，佛性法性其性無二。我即豁然開朗，不再為此糾結。

因為平時不能常在師父上人座前聽經聞法，其他師兄福報大，或很早便皈依三寶親近師父，或每週都能到講堂聽經聞法。而我起步晚，障礙多，所以更覺需要努力，因此錄下講經音頻，外出即隨身攜帶，有一段時間每天都聽，坐車也聽，走路也聽。師父知道後，慈悲地關照我，讓我注意身體，要休息好；修行要放長遠，不必急在一時，太急則對身體、對修行都不利。師父是過來人，經歷事情

無數，多少人初學佛，心火盛，佛在眼前；而到後來，懈怠心起，則佛在天邊了。所以師父慈悲而又智慧的勸告，讓我深為感動。

今年“佛七”圓滿，茶話時，師父上人邀諸位佛友上臺以抒心得。我正惶恐，師父囑我上臺發言。因工作緣故，我只打得“佛二”，正慚愧不知從何說起，師父對我耳語說：可談談皈依因緣及對基督宗教之我見。心即安頓，遂以我所知所見及所經歷，與眾位師父師兄分享。當日，數位師兄發言，師父極歡喜，名之曰“佛法討論會”。類似點滴極多，不勝枚舉。而每見師父上人，都能得到法益法喜；即便不講經，不說法，師父也在一舉一動中流露出佛法的智慧與慈悲。

賢靜居士告訴我，她在新年拜望師父上人時，師父謝謝她介紹了我這個學生。我聽了是既歡喜又慚愧。歡喜是托賴三寶加被，我能得遇師父上人並

拜以為師；慚愧是不能常親近。惟願我能精進修行，方不負師父上人之勉勵，亦不忝辱三寶弟子之名。今值師父華誕之際，伏祈三寶慈光加被，師父上人法體安康，法化無疆，無量光壽！